战争与和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譯文叢書

托爾斯泰選集

戰爭與和平

高植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第叁卷

第一部



一

西歐軍隊的加強裝備和集中，從一八一一年的歲尾開始，在一八一二年，這些軍隊——無數的人（包括運輸和供養軍隊的人），自西向東，向俄國邊境移動，而俄國軍隊從一八一一年起，也同樣地向邊境集合。六月十二日㊀西歐的軍隊越過了俄國邊境，於是開始了戰爭，即是發生了違反人類理智和整個人類本性的事件。無數的人，互相地犯了無數的罪惡、欺騙、叛變、偷竊、造假文件、發假鈔票、搶劫、縱火殘殺，這是在若干整世紀內全世界法庭的年刊裏都沒有記載的，但是在這時候做這些事的人們，並不把這些事看作犯罪。

是什麼產生了這非常的事件？牠的原因是些什麼？信念單純的歷史家們說，這個事件的原因是奧爾頓堡公爵所遭受的損害，大陸政策的未能遵守，拿破崙的野心，亞力山大的

㊀毛註：合新歷六月二十四日

固執，外交家們的錯誤，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路密安采夫，或塔來蘭在接見與宴會之間，善爲努力，寫一通更巧妙的牒文，或者拿破崙寫信給亞力山大說：『Monsieur mon frère, je consens à rendre le duché au duc d'Oldenbourg〔仁兄陛下，我同意恢復奧爾頓堡公爵的公國，〕』戰爭就不會發生了。

當然，這事件在當時的人士看來是這樣的。當然，拿破崙覺得，戰爭的原因是英國的陰謀（他在聖愛倫拿島上這麼說的；）當然，英國國會議員覺得，戰爭的原因是拿破崙的野心；奧爾頓堡公爵覺得，戰爭的原因是那對他所加的暴行；商人以爲，戰爭的原因是那毀壞歐洲的大陸政策；老軍人、將帥們以爲，主要的原因是需要利用他們；當時的皇朝正統主義者覺得，原因是必須恢復 les bons principes〔高尚的氣節，〕而當時的外交家們覺得，這一切是由於一八〇九年的俄奧聯盟沒有充分妥善地瞞住拿破崙，由於第一七八號備忘錄措辭不善。當然，當時的人覺得有這些原因以及無數的不盡的更多的原因，牠們的數量的多寡是隨着觀點的無數的差異而定的；但在我們後代的人看來，這些原因是不完備的，我們在既成事件的全部範圍內觀察牠的重要性，並且深究牠的簡單而可怕的意義。我

們不能了解，無數的基督教徒互相屠殺蹂躪，是因爲拿破崙有野心，亞力山大固執，英國的政策狡猾，以及奧爾頓堡公爵受屈辱。我們不能夠了解這些現象與屠殺暴力之類的事實有什麼關係；也不了解爲什麼因爲公爵受屈辱，歐洲另一邊的千千萬萬的人便去屠殺毀滅斯摩楞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人，並且被他們殺死。

在我們後代非歷史家的人看來，牠的原因是無數的，我們不迷於研究程序，因此能夠運用不受蒙蔽的健全的思想觀察事件。我們研究牠的原因愈深入，我們發現牠們愈多；並且每個單獨分開的原因，或全組原因，從牠們本身上看，對於我們顯得是同樣地正確；牠們和事件的重要性比較起來都是無足重輕，從這一點上看來，又顯得是同樣地錯誤；（沒有其他湊合的原因參加，）牠們不能造成事件，從這一點上看，也顯得是同樣的錯誤。第一個法國伍長願意或拒絕第二次服役，和拿破崙拒絕把軍隊退過維斯丟拉河，拒絕恢復奧爾頓堡公爵的公國，在我們看來，同樣是原因；因爲假使他不願服役，第二個也不願，第三個以及第一千個伍長和兵士都不願，則拿破崙的軍隊將減少那麼多的人，戰爭便不會發生。

假使拿破崙不因爲要求他退過維斯丟拉河而發怒，不命令軍隊前進，便沒有戰爭；但是假使所有的軍曹都不願意第二次服役，戰爭也不會有。同樣的不會有戰爭，假使沒有英

國的陰謀，沒有奧爾頓堡公爵，沒有亞力山大的忿怒的情緒，沒有俄國的專制政體，沒有法蘭西革命和後來的獨裁和帝國，以及產生法蘭西革命的一切條件，以及其他等等。這些原因當中沒有了一個，便不會發生任何事情。所以，是這一切原因——無窮盡的原因——湊合在一起，產生了所發生的事。並且因此沒有任何一個是事件的唯一的原因，而事件應該發生，只是因爲事件應該發生。無數的人應該棄拋他們的人性和理智，從西到東，屠殺同類，正如同幾世紀前許多羣的人從東到西，屠殺同類一樣。

拿破崙和亞力山大的話似乎能決定戰爭發生或不發生，他們的行爲不是自動的，正如同每個由於抽籤或徵發而參戰的兵士的行爲一樣。這是不得不這樣的，因爲要使拿破崙和亞力山大的意志得以實現，（似乎那事件是這兩個人決定的，）無數的條件的湊合是必要的，這些條件中沒有了一項，事件便不能發生。這無數的人（眞正的權力是在他們的手裏，）這些放鎗的運送給養和大砲的兵士們，必須同意去執行這些個別的軟弱的人的意志，並且被無數的複雜的各種各樣的原因引到這一步。

歷史的定命論，爲了說明無理性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無理性的事件，是說我們不了解牠的道理。）我們愈努力理性地解釋這些歷史事件，愈覺得這些事件是無理性的，不

可解的。

每個人爲他自己而生活，利用他自己的自由去達到他個人的目的，並且憑他全部的實體感覺到，他能立刻去做或不能做某種行爲；但是他一旦做了什麼，這個在某一段時間內所做的行爲，便成爲不可更改的，且成爲歷史的所有物，在歷史中牠沒有自由的卻是預定的意義。

每個人的生活有兩方面：一是個人的生活，牠的趣味越抽象，牠便越自由；一是基本的羣的生活，個人在羣裏不可避免地要遵守那爲他規定的法則。

一個人爲他自己有意識地生活着，但他是達到全人類的歷史目的的一種無意識的工具。人所做過的行爲是不可挽回的，行爲的後果，和別人的無數行爲在時間上相合，發生歷史的意義。一個人在社會階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關係的人愈多，他對於別人的權力愈大，他的每件行爲的預定性和必然性是愈明顯。

『帝王的心是在上帝的手裏。』

帝王——是歷史的奴隸。

歷史，即是人類無意識的共同的羣體的生活，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分鐘，作爲達到牠

的目的的工具。

雖然拿破崙在一八一二年比較任何時候，更加覺得 Verser ou ne pas Verser le sang de ses peuples〔他的人民是否流血〕取決於他（如亞力山大在寫給他最後的信中所說的），但拿破崙此刻比較任何時候更加服從那些必然的定律，這些定律強迫他（在他自己看來，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在行動）去爲人羣、爲歷史做那必須完成的事情。

西方的人向東移動，爲了互相屠殺。並且由於原因湊合律，有千千萬萬的小原因順應這個事件，並且和這個事件湊合在一起，產生這個運動和這個戰爭：對於不遵守大陸政策的譴責；奧爾頓堡公爵的屈辱；軍隊向普魯士的移動（在拿破崙看來）這只是爲了獲得武裝和平；法國皇帝對於戰爭的愛好和習慣，和他的人民的願望相符合；軍備光榮的引誘；軍事準備的費用；獲得利益償補費用的要求；在德來斯登的令人麻醉的光榮；外交家的談判（在當時人士看來，這是本着求和平的誠意而進行的，但牠只損傷了雙方的自尊心），還有無數的無數的別種原因，順應所發生的事件，並且和牠湊合。

蘋果熟了下墜的時候——牠爲什麼下墜？是因爲牠對地面的引力作用，還是因爲果柄萎枯，還是因爲牠被太陽晒乾，還是因爲牠重了，因爲風吹動，還是因爲站在下邊的小孩想要吃牠？

沒有一種是原因。這一切只是各種條件的湊合，在這些條件下發生各種有生命的，有機的，基本的事件。植物學家發現蘋果下墜，是因爲細胞組織分解，等等，這和站在樹下的小孩說蘋果下墜因爲他想吃，他祈禱下墜，是同樣的對。有人說拿破崙到莫斯科去是因爲他想要去，並且他潰敗是因爲亞力山大想要他潰敗；這和別人說：將崩的掘空的一百萬噸的山傾倒下來，因爲最後的礦工在下面鑿了最後一斧，是同樣的對而又不對。在歷史事件中，所謂偉大人物只是一種標籤，給予事件各項名稱而已，他們同標籤一樣，和事件本身只有最微小的關係。

他們的每件行爲，在他們自己看來是自主的，但在歷史意義中看來是不自主的，而是與整個歷史過程有關的，是在永恆中註定的。

二

五月二十九日，㊀拿破崙離開了德來斯登，他在這裏過了三個星期，被一個朝廷環繞着，其中有親王們，公爵們，國王們，甚至還有一個皇帝。拿破崙在起程之前，寵愛了應受寵愛的親王們，國王們，和皇帝，責罵了他所不滿意的國王們和親王們，他把自己的即是他從別的國王們那裏搶來的鑽石和珍珠贈給奧國皇后，他並且像他的歷史家所說的，親愛地摟抱了瑪麗·路易絲皇后，然後離開她，這離別的痛苦似乎是她（這個瑪麗·路易絲認爲他是她的丈夫。但他在巴黎另外有一個妻子）不能忍受的。雖然外交家們還堅信和平的可能性，並且熱心地向這個目標努力，雖然拿破崙親自寫信給亞力山大皇帝，稱他Monsieur mon frère〔仁兄陛下〕，並且誠懇地向他保證他並不希望戰爭，並且永久地敬重他愛他——但他到軍隊裏去了，並且從每一個驛站發出新的命令，要軍隊加速從西向東的運動。他坐着六馬旅行車，環隨着侍從、副官、衞兵，順着波森、托爾因、但澤、和刻尼格斯堡的道路前進。每個城市中有成千成萬的人戰慄地狂喜地迎接他。

㊀ 毛註：托氏在這裏用了新歷，大概是因爲陸克遜（德來斯登所在之邦）用新歷。在後邊他又用舊歷。從文字上看，拿破崙從德來斯登到俄國邊境走了十二天（五月二十九到六月十日）實際上卻是雙倍的時間。

軍隊從西向東移動，替換的六馬順這個方向載他前進。六月十日，他趕上了軍隊，並且在維爾考維斯基森林過夜，他住在一個波蘭伯爵的田莊上爲他所預備的行營裏。

第二天拿破崙越過了軍隊，坐車到聶門河，換了波蘭的制服，來到河岸上，選擇渡河的地點。[一]

拿破崙看見了對岸的 les Cosaques〔卡薩克兵〕和廣大的草原（les steppes）在草原的當中是 Moscou la ville sainte〔聖城莫斯科，〕好像是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所去過的西徐亞的王國的首都。他出人意外地，違反戰略和外交的理由，下令前進，在第二天他的軍隊開始渡聶門河。

十二日清晨，他走出了這一天紮在聶門河斜陡的左岸上的營帳。他在望遠鏡裏觀看從維爾考維斯基森林中湧出來的他的如流的軍隊，流過橫跨聶門河的三座橋上。軍隊知道皇帝在場，尋找着他，當他們發現了一個離開他的侍從，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站在山邊帳幕前的身影的時候，他們把帽子向天空拋着，並且呼叫着：Vive l'Empereur〔皇帝萬

[一] 毛註：拿破崙換波蘭軍裝（見大尼列夫斯基歷史）矛槍騎兵泅水過河（見蒂葉爾歷史），簡短生動地表示他和波蘭的關係。波蘭人希望戰後獨立，拿破崙小施惠寵，予以鼓勵。

歲！」並且一個連着一個，不斷地湧出，從那遮隱他們直到此刻的廣大的森林裏湧出分開，從三座橋上渡到了對岸。

『On fera du chemin cette fois-ci. Oh! quand il s'en mêle lui-même, ça chauffe……Nom……de Dieu……Le voilà! Vive l'empereur! Les voilà donc les stepps de l'Asie! Vilain pays tout de même. Au revoir, Beauché; je te réserve le plus beau palais de Moscou. Au revoir! Bonne chance……L'as tu vu, l'empereur? Vive l'empereur!……preur! Si on me fait gouverneur aux Indes, Gérard, je te fais ministre du Cachemire, C'est arrêté. Vive l'empereur! Vive! Vive! Vive! Les gradins de Cosaques, comme ils filent. Vive l'empereur! Le voilà! Le vois-tu? Je l'ai vu deux fois comme je te vois. Le petit Caporal…… Je l'ai vu donner la croix à l'un des vieux …… Vive l'empereur!』「現在我們要作戰了。啊！他自己」出馬，事情就起勁了……憑天發誓，……他在那裏……皇帝萬歲！那些地方就是亞細亞草原！仍然是骯髒的國家。再見，保涉，我要替你保留着莫斯科最好的皇宮。再見！走好運……你看見了皇帝沒有？皇帝萬歲……萬歲！

假使我做了印度總督熱拉爾，我放你做卡涉米爾大臣，就這麼定了。皇帝萬歲！萬歲！萬歲！萬歲！這些卡薩克混蛋們，看他們跑得那樣子哦。皇帝萬歲！他在那裏！你看見他嗎？我看見他兩次，就像我現在看見你一樣。這個小伍長……我看過他給一個老兵十字勳章……皇帝萬歲！』這都是性格和社會地位極不相同的，年老和年少的人的聲音。在所有這些人的臉上，有一個共同表情：對於久所期待的戰役的開始而有的快樂，和對於站在山上穿灰色衣服的人的狂喜和效忠。

六月十三日，拿破崙要了一匹純種阿拉伯小馬，他騎到馬上，向聶門河的一座橋上奔馳；不斷地被熱烈的喊聲震着耳朵，他忍受着這些聲音，顯然只是因爲不能禁止他們用這些喊聲表現他們對他的愛戴；但這些喊聲，處處伴隨着他，擾亂他，使他不能作軍事的考慮，這些考慮在他加入軍隊以後便盤據在他心中。他從船搭的，蕩動的浮橋上渡過了河，急向左轉，向考夫諾方面奔馳而去；前面有狂喜的高興得不能透氣的騎衛隊奔馳着在大軍中開道，到了廣闊的維利亞河，他停在岸邊一團波蘭矛槍騎兵附近。

『皇帝萬歲！』波蘭人同樣狂喜地喊叫；亂了行列，並且互相擁擠，爭着看他。

拿破崙看了看河，下馬坐在岸邊木頭上。依照他的無言的暗示，他們遞給他一隻望遠

鏡，他把望遠鏡支在跑到他面前的快樂的侍從的背上，開始觀察對岸。然後他聚神地注視着打開在木頭中間的地圖。他沒有抬頭，說了什麼，他的兩個副官騎馬跑到波蘭矛槍騎兵那裏去了。

『什麼？他說了什麼？』這聲音，在一個副官跑到他們面前的時候，從波蘭矛槍騎兵當中發了出來。

命令是，找了涉水處，便到河的對岸去。波蘭矛槍騎兵上校，一個美麗老人，紅了臉，興奮得言語錯亂，他問副官可否准許他率領矛槍騎兵游泳過河，不找涉水處。他顯然怕遭拒絕，好像小孩子要求准許騎馬一樣，他要求准許他當皇帝的面游泳過河。副官說，也許皇帝不滿意這過份的熱心。

副官剛說了這話，這個年老有鬍鬚的軍官，帶着快樂的面容，和明亮的眼光，向上舉起指揮刀喊：『皇帝萬歲！』並且命令了矛槍騎兵跟着他，他刺動坐騎向河裏奔跑。他狠狠地刺了一下身下的躍跳不前的馬，並且衆進水中，向急流的深處泅去。幾百個矛槍騎兵跟着他奔馳。在河當中的急流處是寒凍而危險的。矛槍騎兵墜下馬來，相互抓揪着。有些馬淹死了，有些人淹死了，其餘的人有的在鞍上，有的抓着馬鬃努力泅渡。他們努力向前，向河對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